

昨
非
庵
日
纂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
宗嘉而憐之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
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
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
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
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詆謫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旣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意。

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祿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佞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做官故如此

庾褒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酒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誑言。醒時悔。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降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
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
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
事父焉。

破鑽良金。懼夾雜鉛錫。減色藏山。美玉慮裹包。
珠石埋光。得逢烈少。入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善不進也。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五斗乃止。貪無了。如猩猩嗜酒。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
大尉就有中尋無于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
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
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
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脩僧默然
濂是夜自經死

許真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
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
腸寸寸斷真君大恨悔過拆弓矢入山修道
後証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顛數諫正之。
及被謫。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日。

陶榭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及
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
閻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
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閣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
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閻公責善吳公服善俱
有古人風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

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
更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
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
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貧僅有一衣相更而服

崔瞻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交粲東還瞻適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
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
墻角一高阜。以爲山也。問左右誰爲之。對曰。
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
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
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醉。耐往往至醉時。
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
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
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
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
此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
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昨非菴日纂三集方便卷之

閩中昨非居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擲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挽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揀。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金帛。以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

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
諦觀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
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侯有和有不和。而欲
已之體。侯嘗和者。亦非也。反炤對治。是方便
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環薨。制起復其子頊。爲
工部侍郎。頊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
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

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臧矣。不蚤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人慚。爲公書。長樂陳希頴爲果州戶曹。有稅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

義責之。與其或後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某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戶曹。俾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事無當。卽不則蚤爲之所。稅官廼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旣

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與視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出。以。侵。人。要。筭。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筭。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
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
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
不。稽。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恠。不。得。三。字。在。口。
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
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惟○
得○他○

郭林宗好獎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
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
俱成名儒拔申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
沽士伍因泰獎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
誅號曰有道

謝奕爲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

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恠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見。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三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歛母畢，果還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許崇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崇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价。卹其家矣。

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卹卽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附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伴。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公不
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
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
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
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
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
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天

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何承天爲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使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
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
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
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
意在射鳥初非存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
減刑况不傷乎應薄罰教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
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

幼弗懼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根治諸絳人，已誣服。送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官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
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
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
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
劫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存八九束縛
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
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籠
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拔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貳乎

高豐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以鄴縣僻勅
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
鑰不肯送徒請曰使君乘法馬駮駢御理寬
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棠者也今
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瘦損且
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
不出縣特望朱軒廻輪孟遂到鄴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
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
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
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

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鱣者，年三十未舉子，欲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晚生，且未必妻過也。居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珠崖將蔭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

陽微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
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
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卽密告趙氏夜
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搜
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
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

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燔。至爲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

永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
河南少憇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
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
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
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
罪吏引其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
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

相曰爾當自新免罪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
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竇及竇氏敗酺上
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
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旣行皆言
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
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有三宥之義宜
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畿圯者卽舊葺之
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
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
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
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
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
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少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榷。櫬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謂之。混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卽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

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
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
公密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
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
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
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
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榜徨遶牀。

集三
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函誅大臣者。蓋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苦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
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
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
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
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卽殺應
流卽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勛

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倘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皆可杖。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爲。倘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尤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

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碍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家牛相似村人悞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已牛佯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人牛也還之尋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縱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

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自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若。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盡

釋之。此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己利害正半。便宜輟足。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
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
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
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昔官人
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
也。從者於門外頰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
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都盡解一菴先生。

真可法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
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俾郊赦
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
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眚吉何人足
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
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騃耶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
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
請獲他盜者聽拆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
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
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
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起第一等學問

昨非菴日纂三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
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
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
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
堪置念乎。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

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种其嗣者。帝慚然而罷。

墓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

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墓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

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
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
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
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
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
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閑步往觀。問其居民。
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
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偽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蓋下。或竊之以葬。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
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
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
吉。懽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祇而能母
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
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
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惟

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諛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
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
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
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
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
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瓜爲業。瓜熟嘗以欸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卽起入獻神。引少
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
今示子墓地。葬之。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
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卽墓地也。鍾
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盆爲白鶴。飛
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
嘗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
山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

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霸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

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墓。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宅心地。

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輻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
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巳一個元吉主人却不
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
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亦
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
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
治此心使生生必常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

與卽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爲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爲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龔穴以葬。母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

鄰人○葬○有○鄰○鬼○其○理○一○耳○